



L'Attentat
de
Sarajevo

×

萨拉热窝
谋杀案

l'erec

[法] 乔治·佩雷克 著 唐洋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L'Attentat
de
Sarajevo

萨拉热窝
谋杀案

×

Georges Perec

[法] 乔治·佩雷克 著 唐洋洋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拉热窝谋杀案 / (法) 乔治·佩雷克著; 唐洋洋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305-18550-2

I. ①萨… II. ①乔… ②唐…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7071 号

Georges Perec

L'attentat de Sarajevo

© Editions du Seuil, 2016

Collection *La Librairie d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Olend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7-10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萨拉热窝谋杀案

著 著 [法] 乔治·佩雷克

译 者 唐洋洋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81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550-2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2016年是乔治·佩雷克诞辰80周年。

《萨拉热窝谋杀案》写于21岁，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据我们目前所知，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片未开垦的土地，还有一些片段需要整理。

自1982年，即乔治·佩雷克去世那年起，他的表姐艾拉·比嫩费尔德(1927—2016)——佩雷克经常称其为“我的姐姐”——成了其作品的遗嘱执行人。她负责管理乔治·佩雷克的作品，不失严谨又充满智慧。

根据艾拉·比嫩费尔德的愿望，而且因为她使我们的出版冒险成为可能，今天我们将收入“二十一世纪书店”丛书出版的乔治·佩雷克全部作品题献给她。

莫里斯·奥伦德尔

序 言

克洛德·布热朗

1957年,乔治·佩雷克21岁。他是(历史系)学生,但不再学习。他想写作,但很少成功:只有一部题为《曼德勒》的短文集,灵感来自很久之前的《帕吕德》^①;还在莫里斯·纳多主编的《新文学》上发表了一些阅读笔记,其中有一篇比较长的是关于南斯拉夫小说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的。他惶恐不安,在圣·奥诺雷街的小房间里孤独难耐,尤其是写作尝试一事无成:“我想写作,但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六个月以来,我开了头的文章没有一篇能完成。一部不堪卒读的小说,几篇差强人意的

^①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小说,写于1895年。——译注

小文章,这就是我两年间几乎无休止工作的全部成果。”他在给莫里斯·纳多的信中写道。^①

1956年6月,他开始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法治疗。这种分析法对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第二年六月,他声称已经“部分停滞”^②。此外,他还通过表姐艾拉认识了一群旅居巴黎的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比佩雷克年长,已然成功在望:斯托扬·切利奇、姆拉丹·斯尔比诺维奇^③、佐兰·彼得罗维奇是三位崭露头角的画家;扎尔科·维多维奇是年轻的艺术史教师,35岁的他经历了战争的磨难(监禁、集中营、逃亡……),跟他同来的是其学生兼情妇米尔卡·查纳克。乔治·佩雷克经常与这群人来往,晚上和他们一起喝酒,听他们聊天——尤

① 1957年6月12日书信,莫里斯·纳多引用,《向他们致谢》,巴黎,阿尔班·米歇尔(Albin Michel)出版社,1990年,第430页。(本书所有未注明出处的注释,皆为原注。)

② 同上。

③ 姆拉丹·斯尔比诺维奇(Mladen Srbinović, 1925—2009)是原著克洛德·布热朗作序版(即授权本书中文译本的法语版本。——译注)护封插图的作者。1957年8月,佩雷克写道:“姆拉丹在贝尔格莱德为我绘制了肖像画:于是我成名了。”(《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乔治·佩雷克与雅克·莱德勒通信集》,巴黎,弗拉马里翁[Flammarion]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其是在知识方面明显具有权威的扎尔科。他默默爱上了低调的米尔卡。^①

“全身而退，胜利地走出你所处的重重困境，”雅克·莱德勒在给挚友乔治的信中写道。^②“出发吧，行动吧，投入虚空，做做蠢事，扰乱一切，置身险境，”^③几个月后佩雷克巧妙回复道。投入虚空，于是他决定于1957年12月参军，随后被分配到伞兵连。更确定的是，在此之前，他曾于7月底出发去了南斯拉夫。“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④

“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⑤南斯拉夫之旅只持续了六周。他带着征服米尔卡的想法出发，但失败了……“我差点得到米尔卡，”他在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

① 关于佩雷克与这群人的关系以及他在南斯拉夫的旅行，参见大卫·贝洛斯《乔治·佩雷克，在词语中的一生》第16章和第18章，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贝洛斯见到了佩雷克认识的那群人，为首的便是扎尔科·维多维奇和米尔卡·查纳克。

② 《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见前引，第37页（1957年7月底）。

③ 同上，第226页（1958年5月1日）。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42页（1957年8月）。

信中脱口而出。但因为她在举止和言语方面冒险，这让他充满幸福：“我满心欢喜，因为无论如何我都跨越了最艰难的一道障碍。”他跨过了一道坎：“我很高兴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男人，而不再是儿子。”^①他写给朋友雅克的信语气格外轻松欢快。他感觉又有了动力，因为他在米尔卡这里赢了几分，因为找到了在这个世界的容身之地（有文章要写），因为遇到了一些人，感觉写作计划又受到了鼓励（他在酝酿一部有些滑稽的剧本，其中决斗不断，尸体遍野，剧名为《完美朋友》^②）。

9月8日，他回到巴黎。10日，他与德·穆赞见面，不久之后便中止了分析疗法。一回巴黎，他就立刻开始写一部以南斯拉夫之行为素材的小说：《萨拉热窝谋杀案》。这

① 《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见前引，第40—42页。

② 在1957年8月从南斯拉夫寄出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以几个段落展开的剧本《完美朋友》。我们只在此引用最后一段：“弗拉迪米尔当上国王——约里斯和保罗为争夺艾斯黛拉而决斗——但是她当了修女——约里斯杀了弗拉迪米尔，宣布成为帝国国王——保罗成为共产党并加入了游击队——艾斯黛拉在得知弗拉迪米尔的死讯之后找到约里斯并杀了他，然后上吊自杀，这时士兵把保罗的尸体扔进了房间——落幕。”

完完全全是他的第一部《五十三天》^①。实际上，正如司汤达在52天之内口述了《巴马修道院》，他向埃唐普中学的一个老同学诺埃拉·梅努特^②口述了这本书，后者接受过速记打字培训。53天？总之非常快，不超过一个半月，因为在12月20日（通过让·迪维尼奥）交给瑟伊出版社和《新文学》之前，（瑟伊出版社的）让·帕里斯和莫里斯·纳多就已经读过了。

佩雷克写给莱德勒的这封信是以一封假电报开头的：“巴黎——57年12月10日——停顿——书被拒但受到了文学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极为正面的鼓励——附信——乔治”实际上，他委托的两位出版人婉拒了他。纳多对他说：“考虑到写作速度、我的年龄等因素，真不错。如果能重新修改下会更好。”至于帕里斯“该死的阅读笔记”，“如

① 《五十三天》是佩雷克去世之前写的一本书。1989年，在哈利·马修斯和雅克·鲁博的推动下，该书在P.O.L出版社出版。

② 诺埃拉·梅努特-泰拉伊（去世于2015年）就是《乔治·佩雷克与雅克·莱德勒通信集》中提到的“诺诺”。（“《加斯帕尔》到了专业人士诺诺的手里，就从难看又丢人的草稿变成了漂亮又便于修改的标准校样。”《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见前引，第404页。）她把手中有作者题词的《谋杀》打字稿捐赠给了现代出版档案馆（IMEC）。

果我亲笔(的确是亲笔!)把他描述这本书失败的形容词重复一遍,我会高兴得红了脸(虽然尚未发表作品,但我难道不是个新作家吗?)”。^①

被拒后,《萨拉热窝谋杀案》便被放在了一边:“我可能会修改这本书,但在从前,我更喜欢一年至少挖掘一个新题材。”这次的新题材,就是小说《夜晚》,后更名为《佣兵队长》。^②《萨拉热窝谋杀案》的打字稿后来被佩雷克弄丢了,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找到。

“我一直承受着当‘儿子’的痛苦”

读者,你将要了解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佩雷克。在这本书里,人们还看不到《人生拼图版》中那个诙谐耀眼、有着建筑师和杂技演员一般娴熟技巧的作家的影子。但人们记得曾经陪伴他走过更阴暗的一面,见证过他的慌乱和

① 同上,第51—54页(1957年12月20日)。

② 很长时间里以为弄丢了,后来被大卫·贝洛斯拉找到;2012年在瑟伊出版社出版,“二十一世纪书店”丛书,克洛德·布热朗作序。

生之艰难(《沉睡的人》，以及《W 或童年回忆》的某些段落)。最近(2012年)，人们还看到他披上伪造的涅索斯的外衣，试着摆脱造假者的身份(《佣兵队长》)。

今天，我们被引向了迷宫中其他的长廊。佩雷克要尝试一些之后不会再去冒险的写作方式，接触心理分析小说，起草一个关于爱情和嫉妒的故事。读完这本书之后，大概可以说他放弃这条路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换个角度。这部小说在写完近六十年之后才发表。从此我们熟悉了佩雷克这座大厦。重要的是了解它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的。《佣兵队长》构成了第一个后厅。通过《萨拉热窝谋杀案》，人们了解的是在它前面的厅。或者是几条过道，几条连接这位十分年轻的作家前厅和后厅的通道。

《萨拉热窝谋杀案》的作者-叙述者在与《哈姆雷特》剧本^①搏斗，一个几乎透明的“我”，摇摆于自传与虚构之间。我-哈姆雷特似乎总是忙于征服米拉-奥菲莉亚，不得脱

① 以下痕迹表明剧本《哈姆雷特》与他有关：“有一天晚上，可能是在1955年或1956年，我喝醉了酒，试图用粉笔在我父亲的照片背面写上‘丹麦王国内有某种腐败的东西’，但我甚至没法写完第四个单词。”(《W 或童年回忆》，巴黎，德诺埃尔[Denoël]出版社，1975年，第41页。)

身。这位米拉正是他在巴黎认识，并追至贝尔格莱德的米尔卡的替身，没有经过任何乔装改扮。米拉是年轻教师、艺术史学家布兰科的情妇，后者正是佩雷克在巴黎交往的扎尔科的孪生复本，他抛弃了住在萨拉热窝的妻子安娜。

叙述者似乎只有一项计划：征服米拉。更确切地说是占有她。他真的爱上了米拉吗？值得商榷。她很少出现。人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她的外貌（金发？棕发？），也不知道她对什么感兴趣。她很沉默。“我”似乎并不急于认识她，甚至也不想真正与她谈话。说到她，必须要交代的便是她与笨拙（并经常缺席）的情人布兰科维保持着不规律的关系。在叙述者看来，重要的是证明他有能力征服米拉，而不是跟她发生什么事。

他首先爱上的是米拉的照片。爱情的火花是他在巴黎时在布兰科那里看到她的照片时产生的。当他遇到她时，他注意到这是一个“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的女人，这种宁静，“这种面容和身体的温柔”感动了他。这一温柔的母性形象延续了整本书。^①同时，“这个沉默的天

^① 对于1943年2月死在奥斯维辛的母亲，佩雷克没有任何记忆，只有几张照片作为纪念。

使”似乎是难以捕捉的。“我对她一直未能形成完整的认识。[……]她总能从我的指间滑落。[……]或许我之所以爱上她,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人。”缺席的存在? 逃走,继而消失的母亲的幽灵?①

对于布兰科,我们了解得更多。他被描绘成——或者说歪曲成——一个感情充沛、夸夸其谈、相貌毫无优势(多次被比作大力水手)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又含混不清,想把黑格尔和亚西西的方济各②奇怪地结合起来。一个“神经质的自大狂”……但是叙述者很清醒,他说自从见到米拉的照片开始,只能将自己“定义”为“对他心存敌意”的人。他还把解剖刀尖往前伸了一步,承认了自己的虚情假意,言外之意是他可以枉顾事实和瞬间的真相。“我有时会觉得,推动我向前的,不仅仅是我对米拉的爱,更是……”作者留下的省略号,只能由读者来填充。他想与布兰科争论。

① 这句令人心碎的评论让我们想到《W 或童年回忆》：“从此之后,向你走来的都是一些陌生的女人;你寻找她们,又不停地把她们推开;她们不属于你,因为你只会远离她们……”(同上,第 137—138 页)

② 意大利天主教人士,方济各会创始人。——译注

一旦从米拉身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叙述者几乎立刻抛弃了她，跑到了他亦真亦假的情敌家里（甚至跟他住在一起！），这样就不用再见她了。对“我”来说，关键似乎在于与他对质，向他宣告胜利。米拉-奥菲莉亚被抛弃了，而我-哈姆雷特出发去了布兰科和妻子生活的萨拉热窝，试着与作为克劳迪斯化身的他做个了断。

这本书的结局也是哈姆雷特式的。为了摆脱布兰科，叙述者策划出马基雅维利式的剧情，控制了布兰科的妻子，让她朝他开枪。这场萨拉热窝谋杀案没有经过可靠的筹备，因此不会发生，不会像被复仇困扰的哈姆雷特一样处理妥当。小说以叙述者匆匆离开逃往巴黎，转眼间摆脱米拉、布兰科和安娜结尾。同时，也摆脱了这个瞬间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的整个故事。

《萨拉热窝谋杀案》完成后，佩雷克马上开始写《佣兵团长》。他立刻想到了开头的句子：“马德拉很沉。”马德拉或者说他的尸体。杀死占主导地位男性（父亲或其替身），在这里也就是逼迫他造假、把他禁锢于造假者困境中的出资人，为佩雷克成为作家扫清了道路。克劳迪斯最终被处决——自由，或者至少摆脱谎言有了可能。《佣兵团

长》以发生于当皮耶尔的凶杀开始，它完成了在萨拉热窝未完成的谋杀。

“我学会了战胜这位头戴盔帽的士兵的影子，两年以来他每天晚上都会来到我床前站岗，我一看到他就会大声喊叫。”^①对于这个“头戴盔帽”、近距离“站岗”的士兵——这个混杂着恐怖的父亲意象和根据战争回忆编造的其他幻觉的人物——他要多次与其抗争。“我一直承受着当‘儿子’的痛苦，所以我的第一部作品只能彻底摧毁孕育我的一切（刽子手，熟悉的主题，自我助产术）。”^②杀死已经变成虐待狂的父亲——或者他的替身，在这里就是布兰科这个像马德拉一样又笨又“沉”的“大哥哥^③”，对21岁的佩雷克来说是一项叙述计划，或者一个不可超越的先决条件。

禁止和失败的主题蹂躏着这个年轻人。“无能为力——无法生活，无法爱，无法给予别人什么。”

① 1956年4月信件，大卫·贝洛斯转引，《乔治·佩雷克，在词语中的一生》，见前引，第170页。

② 《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见前引，第277页（1958年6月7日）。

③ 原文为英文。——译注

每天晚上去哪里寻找第二天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表层原因：孤独。

深层原因：无能为力。

初始原因：缺少信任。

隐蔽原因：缺少柔情。

这些句子是从1956年的信中摘抄出来的。^①“我想成为男人。”自年轻人经历第一次冒险之后，他的感情和性生活几乎是荒芜的。难以到达可以被称为男人的年龄，这显然成为他精神分析疗法的中心问题。对他个人而言，征服米尔卡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他告诉雅克“我差一点占有了米尔卡”，后面还跟了一句“他妈的。我想让德穆^②震惊”。他感觉终于在米尔卡面前证明了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在爱情举止和言语方面的才能（即使……），于是写下了这句狠话：“把德穆叫来，我双脚一动不动，身体也不动，就在

① 由大卫·贝洛斯转引，《乔治·佩雷克，在词语中的一生》，见前引，第170—171页。

② 德穆=米歇尔·德·穆赞。这些词后面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这句话真是杰作！”（《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见前引，第40页，1957年8月）。关于佩雷克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参见克洛德·布热朗《勒菲弗先生家的多米诺牌局，佩雷克和弗洛伊德，佩雷克对弗洛伊德》（1996），斯特拉斯堡，西尔塞（Circé）出版社，2002年。

这里等他——如果他想鸡奸我，我就用剑把他刺穿——把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我就去刺他。”^①对于德·穆赞和扎尔科/布兰科，同样对待？换句话说，《萨拉热窝谋杀案》是……写给德·穆赞的一封信？砰的一声关上门，结束分析？无论如何，他表现出了那喀索斯式的自信，因为无法成为作家的困难已经被克服（即使……）。

托普利钦韦纳茨^②

《浪荡儿》是费德里科·费里尼拍摄于1953年的一部电影。“大懒蛋”的形象取得了成功。电影展现了生活在佩斯卡拉的年轻人的颓废生活，他们既缺乏规划，又没有谋生手段，对女孩子意兴阑珊，三五成群地闲逛消磨时间，从一家酒吧游荡到另一家，致力于既重又轻的艺术。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学徒作家。

① 《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见前引，第42页。

② 佩雷克曾想以此为题。托普利钦韦纳茨是米拉在贝尔格莱德居住的街道的名称。